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se
Since 1949**

**新中国
散文
典藏**



第九卷

**The Ninth
Volume**

主编 王景科



山东友誼出版社

新中国 散文典藏

第九卷

主編 王蒙 科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中国散文典藏. 第9卷 / 王景科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516-0785-8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7490 号

封面图: 田忠泉
责任编辑: 陈 菁
艺术设计: 姜海涛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250002
电 话: 出版管理部 (0531) 82098756
市场营销部 (0531) 82098035 (传真)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40mm×960mm 1/16
插 页: 6
印 张: 28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国中得
藏典文选

策 划：丁建元

主 编：王景科

编委会：王兆胜 张清华 王光东 王剑冰 王景科 丁建元
姚文瑞 李登建 马瑞芳 谭好哲 刘烨园 杨守森
孙书文 张丽军 王 谦 张亚欣 石耿立

目录

苏叶

黄梅天 /001

告别老屋 /005

梦断潇湘——故乡行之一 /012

张抗抗

埃菲尔铁塔沉思 /017

窗前的树 /022

故乡在远方 /025

史小溪

黄河万古奔流 /029

刘上洋

枫树的色彩 /040

周佩红

像大地一样承受 /049

优雅之必要条件 /054

史铁生

我与地坛 /059

想念地坛 /081

消逝的钟声 /087

李木生

泰山赋 /091

微山湖上静悄悄 /100

赵丽宏

历史的表情 /109

舒婷

梅在那山 /112

仁山智水 /116

贾平凹

丑石 /119

从棣花到西安 /122

土彩罐 /126

写给母亲 /128

月迹 /130

毕淑敏

精神的三间小屋 /134

我很重要 /138

行使拒绝权 /143

韩少功

空院残月 /148

光荣的孤独者 /154

夜行者梦语 /161

熊召政

问花笑谁 /168

斯好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175

小窗日记 /182

赵玫

被温暖照亮 /187

谁说不是完美的告别 /191

她的诉说终止了 /196

于坚

原声 /203

重复 /208

吴克敬

梅娘的手影 /211

高建群

做人宜粗 /218

我有铠甲十二副 /220

刘烨园

他乡的细节 /228

天赋独立 /237

曹文轩

灵龟 /248

柿子树 /255

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 /264

王重旭

可怜天下老父心 /283

千秋垂钓图 /290

刘元举

秋天的莫扎特 /293

悟沙 /314

张天福

嫩月亮 /323

云台幽韵 /327

范小青

远山近水 /330

赵翼如

石头的生命 /336

重庆印象 /340

方方

赛珍珠在山上的老屋 /343

筱敏

成年礼 /352

捕蝶者 /362

王小妮

派什么人去受难 /368

倾听与诉说 /387

思想独行的年代 /391

胡东林

最美的树林 /395

陈长吟

汉江船歌 /398

心系云南 /405

张存金

纺车 /416

母亲的吻 /422

老宅上那两株石榴树 /430

苏
叶

黄梅天

五月黄梅天的时候，我病了。牙疼，喉咙痛，低烧，眼角毗裂发干。做百事而无心，这也罢了，主要是捺不住地动辄就与人恶语相向，使大家认我是颗炸弹，我也觉得这不大好，是有点病兮兮的样子，何不看看呢？就看看吧。

看的是中医。号脉、观舌苔。老先生阅世极深而又绝不动容。摇着一枝粗钢笔，七拐八弯地写下一个外人认不得的方子，说：“一烦生百病，千万要看开。药疗为下，食疗为上。你神要清，气要补。弄点东西吃吃吧。”——好像是请巫师占了一回卜，他念给我这么一道符咒，将方子推过来，听得我把自己得的什么病反而搞忘了。

撑起伞，走在雨地里，想起琳前几天寄来的书，怪了，重重的一包，尽是谈吃讲营养的，她简直就和先知差不多嘛！既如此，我人又正烧着，疼着，“炸弹”着，莫如就做一个消闲的人，听听雨声，读读菜谱吧。

于是就把右手枕在脑后，左手伸在眼前，手执一卷《中国烹饪》，躺在靠椅里，一本一本地慢慢看将起来。开始还想找几款可以清神补气的菜点仿制一二。哪晓得看下去不一会儿就目迷五色了。那些饌肴，描龙绣凤似的，比缎子上织花还讲究。光是颜色的搭配就考得叫你缩了手。至于“白扒裙边”啊，“三套鸭”啊，“余西施舌”，还有“雪花蟹斗”啊，清是清，补也是补的，然那原料、配料、刀工、火候……无一不是皇帝佬儿亲戚家的摆设，不是寻常人家想依着样儿就可以画得出葫芦瓢儿来的。只有一个“苦瓜排骨汤”，名与实都还大众化。“泻六经实火，除邪热劳乏，清心明目”，是正对我的路子了。只要在买菜时注意些，苦瓜拣那个子大，皮色浅白，身上的枣骨突儿崩崩暴起的就行，想来是不难的。

难的是王熙凤说的“茄鲞”之类，我想。难的还有那些菜的名字，我又想。好像世上的好东西都浓缩到那菜名儿里去了。中国人是雅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不仅仅图个饱和好，必要吃得高级，吃得漂亮，吃得巧妙，人才风雅。菜名就是由此而复杂和重要起来的。

比如“菜心炒牛肉”，望文知义，名字很一般。“汽锅鸡”和“竹节鸽盅”，是指炊具不可更易，开门见山，直白了一些，也一般。

“松鼠鳊鱼”、“琵琶虾”，以形取名，有了一点意思了。用人名命之的“东坡肉”、“宫保肉丁”，虽有古意，但平常人绝不考究它的出典，糊糊涂涂地跟着叫，糊糊涂涂地跟着吃，意思也就没了。

真有意思的是那些晴天过海的菜名。像“花拳绣腿”，实际上是

油泡鸡翅膀加青蛙腿。“掌上名花”则是清虾胶酿鹅掌。“凤轲罗裙”谁能想到它是鸡翅膀加田螺片呢？心思真是妙极了。食客们操筷时，怕是以为自己在吟诗作画吧？还有更雅的，“推纱望月”、“万紫千红”等等，也不知是指着什么取名的，反正不是诗情画意便是一团喜气，也不必知道原来面目是什么了。至于“佛跳墙”之类取名更绝，干脆杜撰出故事来，以证实吃它是多么的值得！

忽然地我也记起了几个菜名，那是以前听别人说的。一个叫“龙胎藏凤”，好像是说在猪肚子里塞鸡。一个叫“金钱圈”，是指炖猪大肠。在这里，富贵而辉煌的名字，大约主要不是为了助兴，而是为了避讳，遮俗，藏丑，免得貽笑大方吧？

人类真的了不起，有名的可以装饰，名不雅的可以偷换，没有名儿的可以弄它一个名儿出来。只要是想吃，我们这个诗礼大邦总是有办法的。而且吃得越残忍越以为高级——“余西施舌”，吃美人。吃得越粗鄙越以为得计——“大串金钱圈”，发旺财。荤菜素名，素菜荤名，虚虚实实，搞也搞不清。这些学问怕只有老食客才知道内情。自从吃字甲天下，满眼里人间宴席便没有断过，什么“满汉全席”、“全奶席”、“中华龙肴”、“东方大鱼筵”……千里长棚，轰轰烈烈，没有餍足的时候。蓦然间，我记起那年的“大串联”，我们几个女生偷偷摸摸地下了广东，进了饭馆。吃什么呢？吃这个吧！大家都点着一个菜名——“万绿丛中一点红”。不一会儿，侍者在肩上放了个托盘走过来，远远看去，一盆青翠环抱着一团娇红，美极了。待他走近，放下盆子，我的天！是一只才剥了皮的血淋淋的小老鼠放在生菜上！吓得我们“呜哇”一声，四散奔逃开去。好一个“一点红”啊！

……我想，琳一定是搞错了，怎么寄了这样一包书给我？是劝我保养吗？还是给我介绍种种吃的巧局呢？它实在不能给我添寿，也不能慰我安康，原有的一点点食欲，也几乎退光了。添加的倒是栗栗的惶悚和挥之不去的疑惧。不晓得人到底要吃干什么？要这个样子吃是干什么？

而雨声渐渐地又密集起来，关上窗子，合上眼睛，竟然看见红亮的葱烤大蟹铺天盖地而来。愤怒的它们舞动着两钳八脚，披盔戴甲，排成罗马方阵，踩着隆隆的鼓点向我躺着的靠椅逼近！我一挣，就醒了，书都掉到地上去，汗出了一层。雨声这时和操兵练戈差不多了，疾愤的水在窗玻璃上急淌。屋角渗漏的地方，水迹更深了，橱柜边一只畚箕大的七彩大蝴蝶风筝已被滴湿了大半个了，躁得我恨不能拿块抹布把天擦干了才好。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抹布呢？自己想都要笑。母亲这时推门进来问：“退烧了吗？”

我说：“退了吧。”

“想吃点什么呢？你。”

“吃……”

我嘎嘎着干喉咙，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一九八九年仲夏

告别老屋

我离开锁金村，搬进市内，糊里糊涂的，竟然已有一个多月了。可我却思思念念地放不下原先住的地方，有时竟会想得要哭。其实，新房子除了在六楼，层次高了一点之外，比起原住房来间量既宽绰，交通又方便，这都是“老屋”所望尘莫及的。可我总觉得失落了什么。有时，站在阳台上，眼光便不由自主地越过城中的一切，向那边，向郊外，向紫金山下那一角地方久久眺望。假使是雨雪阴晦天，白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倒也罢了，可如果是下午，成群的鸽子在房脊上盘旋，冬季里晴和的阳光温柔地抚摩着那起伏的山峦，抚摩着山脚下那片萧疏的丛林和丛林背后新建筑那依稀可辨的乳白色，我的心便被一阵无法解脱的惆怅占满了。

我会思念“老屋”，这情形是在意料之中的，只是没想到会这样深，这样强烈。我原本也舍不得离开它，为了搬和不搬，家里反反复复起过不少烦恼。有人来说，若不是给我丈夫落实政策，十年八载也

别想住到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去。何况,孩子要大起来的,在这个冷僻之地,入托和上学你不觉得是个问题吗?人活着大约总是越来越实际,搬的决心下定之后,我就日盼夜,夜望朝,恨不得立时张了翅膀、驮了东西飞进城去摇身抖落,早些儿安顿下来,并且在心里一遍遍地为新房子的布置打草稿。那些天,我特别不耐烦母亲唉声叹气,也不愿去注意,丈夫独个儿在院中踱步的时间是越来越久了。然而在乱了几天,临到真正尘摇物动乔迁大喜的日子,不知怎的,我慌张了,我撇下一切到新居中来照应。我不敢留在老屋,我怕看见它们一刻比一刻萧条下去,最终四壁皆空、满地狼藉的景象。我躲在新居自以为很欢喜地忙碌了几天,自以为从此安然,但是那些在老屋里消逝了的日日夜夜,竟好像复苏了的亲人,在我毫不提防的时候,忽然回转身,接二连三地扑到我的眼前!

啊,我果真不应离开那里么?

好像是一九七五年,我们单位在一块四顾皆菜田的地方,造了一幢并不入时的红砖三层楼房。因为在郊外,又因为单位小,进住的人并不多,然而房子也很难要。我当时二十多岁,清单孤怯,不谙世事。为了我可怜的母亲和风烛残年的父亲有一个能舒畅呼吸的安身之处,我向领导张口了。我哪里知道,这是必得看尽脸色,踩着自己那可笑的自尊,向每一位菩萨都把头磕到才能办到的事。记不得不争气的泪在明里暗里流了多少,后来,终于给了我一串底层顶西头一小套房间的钥匙。

记得那年,也是冬天,大半个卡车就把东西全拉过来了。那些跟随着父母亲几十年的可怜的家什,在淡白的阳光下竟然也泛起了一

些光泽。母亲憔悴的脸上有一重惊喜欲哭的神色，眼睛睁得很大。她扶着双目已近失明的父亲，慢慢地走，一样样地摸，她说：“苏夫子，呢，这是窗；这是门；呢，出这个门是阳台，好大的一个院子噢！苏夫子！你看得见一点点光噢？”父亲纤长的手指随着她的指点簌簌地摸索一阵，脸上露着安详的喜悦，他扶着母亲的肩头：“志南！我们如今有个家了！是吧？”他头顶上堆着白雪一样的发丝，可是口里却发着孩子似的提问。在学问上，他曾经是个多么挑剔、执拗而不知满足的人哪！我仰头久久望着蓝天，不让眼里的泪水落下来。我记得那一天，院子里满是没及膝盖的荒草，倒伏着一片枯黑了的野菊花。松松拉着的铁丝网外有一个不大的荷塘，紫金山那深黛色的身姿默默矗立，而小路边的一排铁蒺藜树却在风中摇颤着它们干瘦的枝干……

一住七八年，我们在这里留下过多少心血！多少个难熬的冬夜！留下过多少个菜碗里只有几块辣椒豆腐乳的日子！父亲的皮袍也是在这里决定卖掉的……他去世之后，母亲和我守着那寂寥的屋子，每天晚上，两个短头发的影子总被昏暗的台灯大大放映在光秃秃的墙壁上。我陪她坐上一会儿，说一会儿无关的话，就到外间去。一阵风萧萧地吹来，树枝弹上玻璃，关不严的门窗就磕磕地颤动一阵。时常有猫儿嚎春，又时常跳进院墙，爪子嗤啦嗤啦地扒着窗下的废纸。母亲坐在被子里看黄旧了的《儒林外史》，戴一副老花镜……我坐在北窗底下写写画画看看，坚持着我那看起来毫无指望的写作。听得见屋外的风声，时而有夜行人的脚步声，但读着写着，渐渐地什么也听不见了。有时电灯会无缘无故地暗一下或亮一下，回头一看，母亲房里灯已熄了，表上的长短针渐渐地指向十一点，十二点，这时才觉得